

新见太虚法师手札与法舫和白慧 在缅印的留学经历（下）

陈 明

二战期间，中国佛教界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有密切的往来。为培养我国的国际化佛教人才，太虚法师多次选派留学僧赴南洋等地。本文依据新见太虚法师的多封手札和相关档案与信函，讨论法舫、白慧等法师从1940年秋开始留学缅印的生活经历，以此探析民国僧人海外留学的艰辛与中外佛教交流的复杂面貌。

关键词：太虚法师 法舫法师 白慧法师 缅印留学 佛教交流

作者 陈明，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三、法舫从锡兰重返国际大学与白慧的学研情况

在法舫的推动下，1946年初，中国与锡兰开展了互派僧人留学的项目。5月2日，白慧在加尔各答接待了由太虚法师派往锡兰的光宗、了参二位年轻僧人^①。此后，光宗、了参抵达哥伦坡，法舫在帮助二人完成“重行出家改装”仪式之后不久，于6月24日从锡兰返回加尔各答，白慧到加城去迎接他。他们在加城逗留两天，完成办理护照等手续。

1. 法舫与白慧在国际大学的学研

6月30日，法舫抵达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之后，给太虚法师写信报告两人的情况：

大師慈鑒：

弟子已於六月二十六日由錫蘭回抵印度中國學院，與白慧同住。弟子擬在此再作一年或二年之研究，然後回國。武昌佛學院既已有人負責，則似可不必即刻回來。陝西方面已有信來，請求回陝幫辦巴利文學院，本應如命如約，但弟子以研究巴利文尚欠成熟，故決計暫緩應陝西之聘。

錫蘭僧人想已到滬。被（彼）等生活將依律而行，故飲食方面，應囑陝院，特為辦理。最好每日有一次牛奶食，若無牛奶豆漿，豆腐則每日必須供給，不然，彼素食行無法維持營養也。

了參、光宗已於六月十四日即佛法傳入錫蘭之紀念日，在法顯所住阿耨樓陀城摩訶毗訶羅（大寺）依金剛智博士重行出家改装。弟子於被（彼）改装後五日始離錫蘭，彼等生活已經安定，並開始學習英文。二人之中了參為有天才，光宗似難，且看將來如何。

弟子除在印度繼續研究外，並尋求佛教大小乘之梵本。巴利文藏英國出版已購得一部，

^① 光宗：《从重庆到哥伦坡》，《正信》第十二卷第四期，1946年，第8-15页。《从重庆到哥伦坡》（续前），《正信》第十二卷第五期，1946年，第9-16页。

去費近千元，將來梵巴文佛典購足後，回國再行籌備巴梵學院也。尚此即叩
平安！

弟子法舫叩上、白慧附叩六月三十日^①

法舫應譚雲山之邀，擔任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名譽講師。法舫計劃在國際大學再學習兩年，鞏固和提高自己的梵文巴利文水平，並尋求梵文佛經寫本，為回國後籌辦巴利文梵文學院而作資料的準備。當時，國內佛教界也有創辦巴利文學院的打算，這是民國時期中國佛教界希望世界化的一種趨向。

1946年8月20日，法舫致函妙吉祥居士，鼓勵他努力學習日文、英文，並強調學習梵文的重要性，為成為世界佛教研究者奠定基礎。法舫還提及了白慧的情況和自己的打算：“白慧法師在此修學梵文、印度文，甚有成績，將來對中國佛教定有大貢獻。現在身體亦健康，希勿念。我本來早想回國。以研究巴利文及梵文，尚需一二年始能完成，故決計再在印度留住兩年，到民國三十八年夏季回國。”^②

8月27日，太虛法師回函法舫、白慧，對其研究工作進行指點^③。9月7日，法舫回函太虛法師，詳細地報告了自己的兩年計劃以及當時與印度各方的學術交流情況，其內容如下：

大師慈鑒：

頃奉八月二十七日手教，敬悉種切。弟子已與譚院長商妥，在此再住兩年，對梵文巴利文作更深之研究。於民國三十七年回國為大師祝六十大壽。屆時弟子之梵文巴利文自當有所成就。現在弟子已將巴利文《阿毗達摩攝義論》譯畢，正在抄正，寫敘（序）文，準備與師覺月博士共同校對一遍，即可成為定稿；再郵寄慈座鑑定後即可出版也。此外弟子正研究巴利文之《清淨道論》，此論為巴利文南傳佛學中最主要之論典，等於唯識宗之《瑜伽師地論》、空宗之《中論》、西藏佛學之《菩提道次論》也。除此之外，弟子每晨早起散步後靜坐虔誦巴利文藏之《中阿含經》。約兩日讀一經，誦畢，虔誠迴向為大師祝福，遠離病苦，利樂有情。梵文方面，弟子已讀初步文法。現正與白慧從師覺月博士讀安慧之《唯識三十頌釋》，甚有興趣，且不覺困難，而能了解。安慧《釋》支那內學院某期刊中曾有人略抄譯日本人之譯文。今偶與梵文原文對之，即知刻抄文錯誤連篇，原因在抄者不懂梵文。玄奘所譯《唯識三十頌》本文，今讀其原文，覺奘譯之精密完美，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離原文，又切達聲明（梵文文法）。內學刊中對奘譯之妄評，一望而知其無知也。弟子擬於明年增讀聲明，及其他梵文文學與佛學之作品。倘知聲明則讀梵文各書甚易也。白慧正努力讀聲明及現代印度文，大有進步。如有時間，弟子并擬將巴利文之《大史》（即南傳佛學古史）譯為中文。現在每週并研究古代印度史。以此方面吾國尚缺新材料也。

印度摩訶菩提會近出版之佛誕紀念刊，刊有英倫佛教會會長胡裴氏（Christmas Humphreys）一文，題曰《歐洲佛教史》，內中甚讚大師在歐洲宏法之功績。弟子將譯出，然後寄呈座下。

錫蘭僧三人弟子早知其有些固執，但除彼等外，又無其他更好及適當之人選也。彼等有一特點即發有道心而已。彼等來時因帶有大量之書籍，故不能乘機飛渝也。現在滬上，可隨緣待機會再去西安。大師只指導彼等應如何研究中文佛學，及如何辦理巴利學院即可。在滬生活費用想我滬上佛弟子能勉為供養也。

代電致賀尼赫[魯]先生事，已由譚雲山先生代為發出。如有回電即寄來。又復錫蘭

① 《法舫法師來書》，《海潮音》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47年，第52頁。

② 《法舫法師致妙吉祥居士書》，《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十一期，1946年，第37-38頁。另見《法舫文集》第六卷第76-77頁。

③ 此函具體下落暫未查明。

摩訶菩提會函及金剛智長老函，過日當代用英文寄去，勿念。

頃接了參函，云因用功過度，遂發生病症，惟不甚重要，已函勸休息矣。

弟子明日赴華氏城，參觀該城博物館所藏之梵文抄本照片，約有數十種梵文原文，係從西藏用照相片照回者，內有《瑜伽師地論》《俱舍論》《集量論》《中觀論》《現觀莊嚴論》等原文，甚為寶貴。

此地將於本月底放假一月，弟子等將赴鹿野苑小住，并朝拜各聖地。屆時再與加葉波法師商量中印佛教文化事項。如有結果，再向大師報告。周祥光已赴新德里印政府作事矣。餘由白慧函詳。尚此草草，即叩

慈安 並禱祝

遠離痛苦！

四大安樂！

卅五年九月七日夜在國際大學

弟子法舫叩首^①

太虚法师的回函是9月7日到，法舫看后当夜就写了上封回函。第二天，白慧也给太虚法师写了一封回信，更详细叙述了他和法舫两人的学习和研究情况。该函信息如下：

大師慈座：

昨接慈諭，敬悉所示。大師法體康健，舫法師與弟子，時刻憶念。前二星期，索麻法師等抵上海後來信，詳報大師康健情形，謂大師血壓頗高，精神身體都受影響。目前大師應擱下一切，不應過分操勞，多食清淡食物，完全休息。

舫法師與弟子時極焦慮，即託人採購治此病之良藥，準備飛寄大師。弟子意：大師除服藥外，應請完全休養，一切放下，託人辦理，毋自勞神，一如索麻法師對大師康健報告中之建議。蓋只有大師法體康健，精神如常，弟子始得安心在外研究也。

四月底，了參、光宗二法師由重慶抵加爾各答，弟子奉舫法師命迎接招待，幫助辦理過境手續，留加約一星期，弟子即送彼等隨一歸錫僧友赴錫。到錫後，一切俱由舫法師指導。據舫法師說及彼等來信，於生活完全改變，彼等不僅不因拘礙生疏而感不慣，而且反覺身心自如，行止如律。耳聞目見，都使彼等喜歡悅樂。彼等近沾小恙，蓋由用功過度耳。彼等無外國語文基礎，初一、二年當覺用功之苦，然過此之後，甜蜜自來，障礙自消矣。幸大師勿以彼等為念。五月初，送光宗、了參二師去錫後，弟子即往大吉嶺避暑，自修梵文。六月中旬，接舫法師由錫來信，謂將於六月二十四日由錫抵加，弟子即依時到加迎接。在加留二日，辦理護照手續，即隨舫法師一同返國際大學。時暑假已完，學校定於七月二日復課，故歸校後，即忙於整理書籍，準備本學期之研究工作。關於本學期研究事，已詳舫法師信中，茲補敘幾點如次：一、舫法師回國際大學，受譚院長聘為中國學院名譽佛學講師，極受此間印度諸名漢學者歡迎（如中院研究主任巴喀支博士、高級研究員巴畢博士、魏沙彌論師、蘇支論師、巴羅旦論師等），彼等現正從事梵漢翻譯（翻漢為梵，所謂還原工作，或演譯漢文佛學要典為現代英印語，校對以漢藏佛典對校各地所發現梵本）等工作。過去苦無中國佛學權威協助，解決疑難，今舫法師歸來，被任為名譽佛學講師。因法師不受薪水之故，彼等深慶得人，故特表歡迎。二、現在舫法師參觀之梵本，即前弟子所告由羅睺羅先生自西藏取回之者，共六十餘種。其中如舫法師所說《瑜伽師地論·菩薩地》《俱舍論釋》《集量論》《辦（辯）中邊論》《現觀莊嚴論》、《迴諍論》《因明釋》《阿毗達磨集論》及《雜集

^① 法舫：《法舫法師上虛大師書》，《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十一期，“通訊選錄·中印佛學交流的新趨勢”，1946年，第34-35頁。

論》《決定義經》《大時輪法》等為最重要。歐印梵學專家現正爭校此批梵本，惟因保管嚴密，非經必要之證明及申請，不易取得校對權。本院同人巴羅旦論師，幾經交涉，始分得《阿毗達磨集論》及《決定義經》（《集論》已與我用中譯對讀畢，現再對校藏譯本）。舫法師此去，一方面固為參觀梵本，另一面欲直接向保管當局交涉，試探能否取得《俱舍論釋》之沖洗（該批梵本多為原本之相片，因西藏不許原本出境，故取經者唯一辦法只好將原本攝影攜歸，以此必先將梵本影片沖洗放大而後可校讀）及校對權。若能領得此項沖洗及校對權，則依如下二途將之校對出版：1. 將梵本攜回中國，組織中國俱舍論刊行會（一如日本之刊行會），集合國內梵文學者（主要如現任北京梵文教授李華德——德國人——、現在回國之金克木、吳曉鈴二君）收集所有漢、藏、梵巴、英、日、德、法等文有關《俱舍》之材料。此中最主要者為漢譯《俱舍》及註疏、德譯《俱舍》、日本遯耿（荻原）雲來博士近校《俱舍稱友釋》梵本、印度羅睺羅論師校之《俱舍頌》、比國布善教授法譯之《成唯識論》，□□□後以最精密之方法校對及翻譯，使之成近世俱舍學最完備最權威之著作，為千年來中國對世界梵學界第一次之偉大貢獻。若因上項計劃龐大，須時過久，不易實現，則依2：乘弟子等留印期間，與印度學者合作研究校對，一二年書成，則以世苑名義及華氏城大學聯合出版。三、舫法師與弟子近感吾人計劃，回國為巴利及梵文研究創一新園地，聯絡國際佛教界與佛學學術界，能否實現，端賴吾等梵文巴利文研究之成果。若梵文巴利文不通，所學僅為皮毛，他人涎沫，既不能研究，更說不上學問。若此通達，則寶藏大開，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為己為人，俱有利益。弟子等現正處似通非通狀態，若此時自滿不學，則有前功盡廢之虞；若此時更進一步，則將來成就可觀。以此，弟子等決計在此二三年間，完成最後一半未竟之程途，庶使所學底成為我大師及佛教創一番新事業。伏乞大師慈悲，成就此願！

一年來，弟子微軀清健如常，精神亦極愉快，所學頗感進步。本學期以全力攻讀梵文之聲明、六派哲學原典、佛學。天運返緬甸後，即努力讀緬文及英文。下年，舫法師或設法使其來印攻讀。達居亦已回緬方甚平安。印順法師及妙欽過陝南下，未悉已達滬否？武院近況如何？是否已開始招生？希便囑人告示為禱。專此叩問

常樂！

弟子白慧百拜 九月八日^①

此信中，白慧再次表明了法舫和他的想法，就是要深入掌握梵語和巴利語，能熟練運用這兩種語言進行佛教典籍研究，從而為中國佛教在世界佛教與佛學界取得切實的話語權而開辟一新途徑。這就是他們還需要繼續留在印度學習的根本原因。

1946年10月，法舫游歷印度佛教聖迹，大約一個月。他應星州慈航法師主編《人間佛教》之約，在國際大學譯出巴利文《吉祥經》，請徐梵澄審定，刊發在次年《海潮音》第三期，以應太虛法師長期倡導的人間佛教之旨意^②。11月7日，竺可楨、李書華等赴巴黎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會議，過境印度加爾各答，特地前往參觀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他在日記中簡要提及：“最後看中國學院，遇徐梵澄（中央大學）、太虛徒白慧等等。”^③12月31日，法舫、白慧、周祥

① 巫白慧：《白慧法師上虛大師書》，《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十一期，“通訊選錄·中印佛學交流的新趨勢”，1946年，第35-36頁。

② 法舫譯《吉祥經》譯文按語：“民國丙戌十月，禮佛聖跡，閱一月而歸，接星洲慈航兄函，謂《中國佛學月刊》將更名為《人間佛教》，囑為文章，憶大醒兄主編《海潮音》時，曾輯‘人間佛教’專號，自此以後，斯名頗為佛學界所稱用之。本經所說，都十二頌，皆系明人間佛教，決無談玄說妙之語。此經傳誦南方諸國，定為僧伽早晚課誦之一。人間有吉慶事，則延僧誦此經，誦已解說。虛大師久倡人乘佛法，即是人間佛教，與此經意吻合，故譯出之。應慈航法師之請，譯文經徐梵澄先生潤色數處，特此志謝。”“丙戌臘月法舫謹識於印度國際大學”。（法舫譯《吉祥經》，《海潮音》第二十八卷第三期，1947年，第5頁。）

③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十卷（1946-1947日記），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第245頁。

光、朱天慧等合写一函致太虚法师，具体内容如下：

大師蓮座：大地春回，歲序將易，弟子等此刻挑燈修牘，正值除夕，再過數小時即為三十六年元旦矣。眼見時光迅駛，益覺馬齒徒增，學業未成，悵惘在心，翹首日下，情何能已！所幸吾師學德俱隆，萬流景仰，英雄肝胆，菩薩心腸，領導近代中國新佛教運動，福國利民，有情眾生，咸登彼岸。弟子雖遠託異國，負笈他鄉，時得吾師訓誨，遵循有自，私衷竊慰也。祥光曾於九月二日印度政府成立之時，奉聘為宣傳部出版司編輯兼司中國科事務，主持中英俄文對照之《世界月刊》及中英對照之《新印度季刊》撰述事宜。該兩刊專載有關印度文史藝哲科學文章，俾吾國人民，明瞭印度實況，進而聯系中印兩國情誼於不替也。祥光於今日自印京到國際大學晤舫、白慧兩法師，及天慧兄，久別重逢，暢敘甚得！舫法師於攻習巴利文之餘兼攻梵文，俱有所得。白慧師現正誦習梵文大文法典，精進亦速。天慧兄除習吠陀外，則習英文文學，與時益晉。總之弟子等不辭關山跋涉之勞，不避異國寄居之苦，心所欲為者追隨師座之後，使中國佛法重興，眾生有所安託耳。弟子等擬在印度再攻讀兩年，預備一九四八年共同買棹返國。明日新年，弟子等將隨雲山院長赴蘇里溫泉一遊。祥光約留二日即再遄返德里，屆時當修書奉稟也。

回憶農曆十八日為吾師五八華誕，弟子等浪跡天竺，未克趨前拜賀，惟恃一片虔心，恭頌吾師鶴算添籌，永留世間，使有情眾生離苦得樂，是所禱幸。聞蘇君淵雷著有《玄奘評傳》一書，未卜出版否？師與蘇君相知，敬希示知為盼！有暇訓誨時頌。春寒料峭，諸祈珍重！遙頌年禧，并祝康泰！

弟子法舫、白慧、周祥光、朱天慧拜上

十二、三十一^①。

1947年3月17日，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圆寂。次日，上海的尘空法师电告法舫“此惊骇消息”。闻此噩耗后，3月19日，法舫和白慧合写了一幅挽联，表达无限的哀思。该挽联内容为：

哭師尊太虛大師

人天眼滅，正法幢摧；

師應其化，乘願再來。

弟子法舫白慧同頂禮敬輓

民國卅六年三月十九日於印度國際大學

由于太虚法师的圆寂，国内佛教界呼吁去国多年的法舫回国，以承担传法重任，尤其是“继续建树世界佛学苑”。法舫在回国之前，先于十月份游历印度，瞻仰各佛教圣地。11月1日，法舫到新德里比拉花园拜晤圣雄甘地^②。此后，法舫返回加尔各答，候船赴新加坡，准备回国之旅^③。在途经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香港时，法舫多次弘法，扩大中国佛教的影响。1948年6月14日，法舫回到厦门，受到广大信众的欢迎。

2. 法舫返国之后白慧在印的留学情况

法舫法师回国之后，白慧继续在国际大学学习。法舫为何将白慧留在印度，将了参、光宗二法师留在锡兰继续求学，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中国佛教界培养国际人才。1947年4月25日，法

① 《周祥光居士等来书》，《海潮音》第二十八卷第三期，1947年，第36-37页。

② 法舫：《赞圣雄甘地》，《海潮音》第二十九卷第三期，1948年，第67-70页。

③ “印度訊：法舫法師因將離印歸國，特於十月遊歷印度各佛教聖地，並將至新德里，訪問甘地翁致敬。師於十一月一日在比拉花園，晤見甘翁，約談十五分鐘，所談乃關於印度和平與中印合作問題云。”“印度訊：法舫法師已於十一月二十四日由加爾各答候船赴星加坡，約耽擱一月即轉赴香港，舊曆新年可抵達上海云”。《佛教簡訊》，《海潮音》第二十九卷第一期，1948年，第26、31頁。《法舫法師即將回國》，《大雄》（陝西）創刊號，1948年，第12頁。《法舫法師在南洋宏法紀略》，《大雄》（陝西）第5-7期，1948年，第10-11頁。

舫从印度致函慈航法师。该信刊发时题为《两粒佛教的推生珠》。法舫在该信中沉痛地指出，“抗战八年，佛教损失最大！”太虚“大师在世，名满世界，尚可与国际连系，今后国内僧界中无此国际人才！”因此，培养国际化佛教人才是当时面临的四大问题之一^①。

1948年10月26日，白慧在印度致法舫法师函，汇报中国学院和自己当时的情况：

法師上人慧眼：

九月三十日自武昌來示，敬悉種種。上人自上海赴武昌時，弟子曾有二信託文慧轉達，未知收到否？上人現居武昌，請多休息，保重法體，萬勿過事憂勞。

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情形如此，中國佛教支離破碎狀態又如彼，目前欲有作為，實不可能。至於發展國際佛教事業，聯繫國際佛教友誼，設辦巴利梵文佛教研究機關等大計劃，實不敢想像。自然吾人決不因此散沙般佛教狀態而過度悲觀灰心，吾人所學，不一定為人，若無因緣為人，當作自我受用。我以為若國內因緣不成，無法實現吾人理想計劃，則不妨向外發展。蓋今日之中國佛教形勢，難適應吾人之理想，實現吾人之計劃也！望上人以實際情形，不妨向各方師友及各關係方面，切實磋商決定也。

茲將各事奉覆如次：一、譚公雲山辭去中國學院行政職務，本學期開始時，業經照准，現為永久名譽院長。跋波特博士（Dr. Bapad）被任命為院長，但彼暑假回家後，迄今猶未返任。最近學校當局已將其正式解聘，任命愛芽娑彌（Iyasawamy）為院長。二、東方學會，十月十五日在比哈省之 Darbhanga 市開會，中院同人前往參加者有譚公（作我政府代表）、愛芽娑彌、寂比丘、波羅馱、師天僕與我，我等大多參加佛教組，故此組幾為中國學院所獨佔。跋波特博士與巴宙亦趕來參加。全會代表及會員總共六百餘人，共分二十四組討論，情況相當熱鬧。東方學會，今年為第二十九週年，第十四屆，明年為三十週年。為欲表示三十年開會十五次起見，大會通過明年底決定在孟買大學開第十五屆會議。三、倫敦巴利刊行會，又寄到如下書籍：（一）*Dighanikaya*, vol. iii, （二）*Samantapasadika* vol. ii, （三）*The Minor Anthologies of the Pali Canon*, Part IV, （四）*Women of Early Buddhism*。四、我仍繼續從乞寂念梵文文法大典，同時從 Saitt 選讀各種梵文文學名著，念梵文皆在下午，上午則試譯肇法師之四短論（《物不遷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涅槃無名論》）為梵文。我已告知譚公，若譯成，則作我之畢業論文，結束我在中國學院第一段學業。因為寫此論文，故考加大梵文學院事，尚未進行。五、岫巖近被聘為 Lacknow 大學中文講師，月薪二百五至三百，相當幸運。天運我已囑不可放棄緬文。若來印重新學習，則更費時間與精力，同時有無學成之把握尚屬疑問。六、據跋波特博士云渠已被任印政府駐西藏專員云。七、印度海邦問題，僅五日即解決，現在印度在海邦之臨時軍事政府積極籌備公民選票，決定歸併印度聯邦事宜。一般推測，海邦人民贊成互併印度，毫無問題，目前僅有 Kashmir 問題尚在拖延中。一般而言，印度政局業已澄清，各種工業與文化同時推進發展，地大物博又有全民信仰之賢明領袖，在國際上儼然為一東亞領袖國。迴顧我國今日情形，實在使吾人不勝慚惶之至！

年來我身體甚健，頗稱滿意，Puja 假期中，常與二三友人游泳，增加體重不少，此堪告慰吾師者。專此敬覆，即頌道履綏和！

弟子白慧百拜 十月廿六日^②

有关白慧在国际大学的详细情况，目前已经不太清楚。常任侠的日记中，简要提到了当年在加尔

① 法舫：《两粒佛教的推生珠》，《人间佛教》1947年第5期，第83-86页。又，法舫：《再来一粒》，《人间佛教》1947年第5期，第86-88页。

② 《印度白慧法师致法舫法师函》，《海潮音》第二十九卷第十二期“国际学者通讯”，1948年，第328页。

各答与白慧会晤的情况。1949年1月12日，“遇白慧于途”^①。1月13日，“赴Maha Bhuddhi会观迎佛骨。晤Santiniketan白慧等。”^②常任侠曾于1946年前后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与白慧是很熟悉的。

法舫回国后，曾在厦门、宁波、上海、武汉、南岳、长沙、广州等地弘法，颇为风靡一时。由于国共内战的影响，法舫无法实现自己建立梵文巴利文学院理想，也无法承担起太虚法师遗留的重担。1950年1月30日，法舫从香港启程，经新加坡，于5月22日重新回到了锡兰。此后，法舫参与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等活动^③。1951年10月3日，法舫因病情突发而圆寂。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法舫与白慧的具体联系，目前尚未发现相关资料，有待考证。

1946年，白慧获国际大学学士学位；两年后，获该校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0年（或谓1951年），白慧赴孟买浦那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2年夏，白慧去国十余年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7月20日，常任侠的日记记载，“上午巫白慧自印度归国来我处畅谈。1946年在印度国际大学教书时，白慧做小和尚，读梵文颇有慧根，至其认识共产主义必胜，蒋介石必被消灭，受我感召不少。午同其至森隆进餐11,300……白慧住丰盛胡同18号教育部招待所。”^④从此，白慧结束了自己漫长的留学生涯。不久，他出任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讲师，开始了他在新中国的新生活。在北京大学档案中，《北京大学1952-1953学年课程表（标准本）》（档案号30352015）的印地语专业下，“春三”年級的印地语教师有：“贾恩、普拉沙德、梵尔玛、巫白慧”。其中前三位都是印度派来的外籍教师，而巫白慧也应当时工作的需要，承担了高年級的印地语课程，并未开设梵语课程。他积极投入教学和科研，曾撰写了一份《印地语科学研究报告》（现存北京大学档案馆，“东语党总支案卷·全宗号九·目录20”）。在1956年的《北京大学教师工资试评意见》表中，巫白慧名列东语系讲师，拟评为八级^⑤。据《北京地区工资标准》（1956年6月），教学人员八级为106元。1958年，巫白慧调往商务印书馆工作。

四、余论

1940年9月，在教育部的资助下，法舫、白慧、达居被选派赴锡兰留学，这是太虚法师培养国际佛教人才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此之前的1936年，“三月，中国佛学会派了岫卢、慧松诸师到锡兰去留学。”^⑥太虚早就注重亚欧的佛教交流，希望培育国际佛教人才，在海外弘扬大乘推行中国佛教，“化导全世界人类去恶向善使其安定康乐”^⑦。法舫一行先期到达缅甸，然因为赴锡兰护照一时难以获取，三人滞留缅甸一年有余，达居又因为身体原因半途而废。随着日寇进逼缅甸，1942年春天，法舫、白慧徒步赴印，至加尔各答的印度国际大学，受到该校中国学院院长也是太虚法师的追随者谭云山的照顾。1943年，法舫终于按原计划抵达锡兰，而白慧留在国际大学学习。此后，白慧身患肺病，法舫提供各种帮助，并回到印度照顾他一段时间。期间，为筹措白慧的医药和营养费用以及迟迟难来的生活费补助，太虚、法舫、谭云山、蒙达居等人与教育部、外交部等诸部委，往来磋商，在全民抗战的艰难岁月中，终于达到目的。白慧身体康复之后，继续刻苦攻读，未曾停歇。法舫在锡兰期间，主要学习巴利文佛典《清净道论》《弥兰陀问

①② 常任侠著，沈宁整理《春城纪事》，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③ 梁建楼：《试论中国佛教与“世佛联”的成立——从太虚大师首倡建立“世佛联”并派遣法舫法师出国参与创建谈起》，《法音》2014年第9期第4-14页。

④ 常任侠著，沈宁整理《春城纪事》，第278页。

⑤ 《北京大学教师工资试评意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胡壮麟教授收藏，1956年，第5页。

⑥ 法舫：《致法尊法师书》，《海潮音》第十七卷第六期“通讯选录”，1936年，第114页。

⑦ 大醒：《谈培养国际佛教的人才》，《觉有情》半月刊第八卷十月号（总数第195、196期合刊），1947年，第四版。

经》和《中阿含经》等，其巴利文水平达到能自行阅读的程度。回到印度之后，他译完巴利文《阿毗达摩摄义论》，请师觉月博士共同校对一遍。梵文方面，“已读初步文法，现正与白慧从师觉月博士读安慧之《唯识三十颂释》。”“拟于明年增读声明，及其他梵文文学与佛学之作品。”白慧当时的学习内容，包括“正在努力读声明及现代印度文，大有进步”。^①锡兰智严佛学院的金刚智博士、国际大学的师觉月博士等当地学者为法舫、白慧的求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法舫与白慧在缅甸、印度、锡兰等地的求学，不仅在生活方面遇到经费、疾病的困难，也有学习多门语言的艰辛，更主要的是在对象国缺乏宗教方面的共语者，不得不长年面对在传教与学习过程中的心灵孤独。正如法舫在《再来一粒》一文中所观察到的那样：

印度，在近数十年，对研究佛学之风极盛亦极普遍，各大学设巴利文及梵文佛学讲座甚多。但此等皆为学术历史之研究，而与宗教无关。佛教当为一种宗教。在印度，作佛教宗教复兴者，除摩訶菩提會外，尚有孟加拉之佛学会、孟买佛教會等，及在八圣地院谋建立寺院之中国锡兰缅甸僧众，但势力甚微。寺院佛像，只作游人风景而已。其起信归命者寥寥无几人也。^②没有“起信归命者”，就没有志同道合者，要在印度传播中国大乘佛教教义，建立中印双方宗教的深入交流关系就很困难，更难以影响到印度的一般民众。锡兰当时的情况也差不多，“锡兰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者几乎是没人；而中国人在这里的，除领事官外又皆是商人，谁能注意到这个文化外交的联络呢？”^③

1945年4月4日，太虚法师函示法舫，嘱咐他“与马拉拉博士、金刚智博士等成立‘中锡文化协会’”。6月6日，太虚法师致函法舫，又嘱咐他“准备在武汉收复后，即行返国，肩负复兴世苑佛教图书馆及创设中印研究院”。6月30日，法舫回函太虚法师，表达要尽力完成两大艰苦事业的宏愿：“（一）充实世苑图书馆，使之成为在中国的第一个东方学图书馆。（二）正式成立世界佛学苑，使其成为在中国最有地位的佛教学术机关。”法舫还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提出了一个详细的海外购书计划，“计划在回国时至少购集二千至五千册”，为此需要太虚法师再筹措国币三万元^④。法舫没有遵守太虚法师之命立即回国，而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继续留在国际大学深造，为的就是提升自己梵文巴利文佛经研究的水平，以期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际佛教人才。

法舫、白慧海外留学与传教的最大收获，不是体现在掌握了几门外语，而是极大地扩展了学术与宗教视野，更深切地理解了太虚法师的国际佛教理念。1947年8月13日，法舫从印度致函大醒法师，极力强调“国际佛教之沟通与建立，非有人才不可。”他提出：“在今后十五年，非大量培养精通日文英文德文法文巴利文梵文之人才，不足以言国际佛教；不足以继大师事业。”他比较了当时国外学者对佛教研究的大成绩与国内佛教研究观念的局限及人才之匮乏，呼吁中国佛学界要继承太虚法师的宏愿，开辟出研究世界佛学的新路。他的想法得到了大醒法师的公开支持^⑤。然而，由于太虚和法舫相继圆寂，中国的国际佛教事业大体中辍，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际佛教人才培养与中外佛教交流进入了新的发展轨道，但依然任重道远，期待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李 想）

① 法舫：《法舫法师上虚大师书》，《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十一期，“通讯选录·中印佛学交流的新趋势”，1946年，第34-35页。

② 法舫：《再来一粒》，《人间佛教》1947年第5期，第87-88页。

③ 法舫：《南海寄归传新页之十一》，《海潮音》第二十六卷第十二期，1945年，第14页。

④ 同上，第14-16页。

⑤ 大醒：《谈培养国际佛教的人才——复法舫法师印度书》，《觉有情》半月刊第八卷十月号（总数第195、196期合刊），1947年，第四—第五版。